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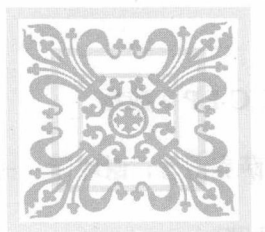
名利场

Vanity Fair



[美国] 萨克雷/著 谢玲/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名 利 场



(下 卷)

广 州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利场／(英)萨克雷著；谢玲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4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978-7-80731-507-0

I.名... II.①萨...②谢...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4296号

-----Vanity Fair-----

书 名 名利场
责任编辑 扬 斌
责任校对 梁 玲 林 穗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刘永辉
装帧设计 李 英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510660)

规格 889×1194mm 1/32 印张 26.75
字数 585千字 插画 12幅
版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9月第1次
印数 1～8000册

书号 ISBN 978-7-80731-507-0
定价 42.00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VANITY FAIR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 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陈久水	陈丽丽	程 岑
戴玉芳	纪晓星	李荣华
林立新	潘解放	唐恒志
唐 健	王 胜	王晓娟
吴 畏	杨法坤	杨正磊
叶道平	邹贤琳	

目 录



开幕之前说上几句	1
第 一 章 告别契希维克林荫道	3
第 二 章 两小姐步入新生活	11
第 三 章 夏泼小姐初遇敌手	21
第 四 章 编织绿色丝线钱包	30
第 五 章 奥斯本的同学都宾	45
第 六 章 难忘的游乐场之夜	58
第 七 章 钦定的克劳莱府邸	74
第 八 章 写给爱米莉娅的信	84
第 九 章 克劳莱一家的画像	96
第 十 章 夏泼小姐交际伊始	104
第十一章 纯朴的乡村风俗图	111
第十二章 温情脉脉的一章	130
第十三章 多情姑娘和薄情汉	139
第十四章 克劳莱小姐的府上	152
第十五章 蓓基的郎君露脸了	173
第十六章 留在针插上的信箋	185

第十七章	都宾买了一架钢琴	195
第十八章	谁动了都宾的钢琴	204
第十九章	克劳莱小姐病倒了	217
第二十章	都宾上尉牵线搭桥	229
第二十一章	富小姐引起的争吵	240
第二十二章	婚礼和一部分的蜜月	250
第二十三章	都宾上尉继续游说	261
第二十四章	老奥斯本拿出《圣经》	268
第二十五章	准备离开布莱顿	282
第二十六章	返回查塔姆的途中	302
第二十七章	爱米莉娅随军入营	310
第二十八章	来到低地国比利时	317
第二十九章	战前的布鲁塞尔城	329
第三十章	《我撇下的那位姑娘》	343
第三十一章	乔瑟夫照料他妹妹	353
第三十二章	乔瑟夫战乱中逃命	366
第三十三章	亲戚们挂牵着姑妈	385
第三十四章	詹姆斯的烟斗灭了	396
第三十五章	爱米莉娅孤儿寡母	414
第三十六章	零收入的人衣食无忧	427
第三十七章	与上一章相同的题目	436
第三十八章	住在富勒姆的小户人家	452
第三十九章	一些愤世嫉俗的想法	467
第四十章	蓓基正式得到承认	480

第四十一章	蓓基终于重归故里	490
第四十二章	关于奥斯本先生一家	504
第四十三章	请读者绕过好望角	513
第四十四章	伦敦与汉普郡的变迁	524
第四十五章	汉普郡和伦敦的故事	537
第四十六章	在风波与灾难中挣扎	547
第四十七章	岗托大厦的荣辱兴衰	556
第四十八章	蓓基经引荐觐见国王	568
第四十九章	三道正菜和一道甜点	584
第五十章	平民百姓的琐碎事	593
第五十一章	盛行的字谜游艺会	603
第五十二章	斯特恩勋爵的关怀	625
第五十三章	一次营救惹来大祸	636
第五十四章	交锋之后的星期日	646
第五十五章	与上一章一样的题目	655
第五十六章	小乔杰成了阔少爷	673
第五十七章	归途中的都宾少校	685
第五十八章	我们的老朋友都宾	694
第五十九章	钢琴究竟是谁买的	706
第六十章	再次踏入上流社会	719
第六十一章	两盏灯相继熄灭了	726
第六十二章	在美丽的莱茵河畔	741
第六十三章	乔瑟夫他乡遇故交	752
第六十四章	浪迹天涯的蓓基	765

第六十五章	充满快乐的流浪生活	783
第六十六章	爱米与都宾发生争吵	794
第六十七章	名利场上的生老病死	811

第三十六章

零收入的人衣食无忧

我觉得，无论多么糊涂的人，只要入了我们这个名利场，就不能对自己的朋友们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像琼斯和斯密斯这样的人到了年末居然能够实现收支平衡，就算是心胸再宽广的邻居也会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就拿詹金斯一家来说吧！他们时常请客，酒菜非常丰盛，在伦敦人请客应酬最频繁的日子里，我总会有几次受邀在詹金斯家里吃饭，因而对詹金斯一家我一直怀有尊敬之心。可是我无法否认心中对他们的疑惑，那是我一辈子也猜不透的谜。在公园里，我经常看见他们坐着大马车招摇过市，跟随的三个男佣打扮得像穿着特制军服的士兵。我知道，他们的马车是租来的，他们的佣人也全是只拿工钱、膳食自理的，即使如此，一年下来这三个男佣和马车的花销至少也得六百镑。他们把两个儿子送入伊顿公学^①读书，还给女儿们请来第一流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他们每年秋天都会出国旅游，不是去伊斯坦布尔就是去沃森；他们每年还要举办一次舞会，酒菜都是从根特饭店预订的。顺便说明一下，有一次他们临时请我去陪客，筵席上的菜肴非常讲究，比他们款待第二三流客人的普通酒菜精致很多，我这才知道，詹金斯宴请贵客使用的上等酒席通常都是由根特饭店包办的。

① 最贵族化的英国公立学校。

詹金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众所周知，詹金斯只是政府机关里一个普通的委员，年收入只有一千二百镑。他如何能够撑得起这么大的场面呢？是否他的妻子很有钱？呸！他的妻子姓弗林特，是白金汉郡一个小地主的女儿，一共有十一个兄弟姊妹。一年到头，她的娘家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她一只火鸡，她却不仅要负责两三个姊妹在伦敦的食宿，而且她的兄弟们到伦敦来的时候也由她负责招待。如此一来，就算你再没有好奇心，也免不了对詹金斯一家心生疑惑。去年他能够从布罗尼回来，已经让所有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就一直在想：“他怎么还可以从布罗尼回来呢？他至今逍遥法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詹金斯其他所有的朋友一定也在如此猜测。

这里所说的“我”，代表每一个对生活的意义一无所知的普通人，或者说代表莫名其妙的葛伦地太太^①。尊敬的读者，在社交圈子里这种人谁没有见过？毫无疑问，我们都曾与这些好客的主人一起吃喝玩乐，一面喝他们的酒，一面在心里揣摩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钱。

在巴黎住了三四年之后，罗登·克劳莱夫妇回到英国，住在梅菲尔的古森大街上一所非常舒适的小屋里。许许多多在他们家里做客的朋友，差不多每一个都在肚子里猜测他们家庭日常支出的来源。写文章的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我也乐意向大家公开克劳莱夫妇不花钱过日子的秘诀。让我担心的是，现在的报纸常常随意把分期发表的小说摘录转载。我这篇文章的情报和数字都非常准确，出钱调查的是我，发现其中细节的是我，所得的利润当然也应该归我。所以我在此请求各报的编辑先生不要抄袭。如果我有儿子，我一定会对他说：孩子啊，如果你想弄清楚那些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人为什么能过得那么舒服，你只要常常跟他们来往并且不断寻根

^① 葛伦地太太，出自莫顿(1764 - 1838)的剧作《快快耕田》，是一个从未露面的角色，这里泛指拘泥于礼法的英国人。

究底地追问他们就行了。不过，我还是奉劝你少与以此为生的家伙们交往。你需要的只是资料，完全可以间接打听，就像你运用现成的对数表那样。何必亲自去调查呢？那要花不少钱呢！

住在巴黎的两三年间，两手空空的克劳莱夫妇过得既快乐又舒服，可惜的是，这段历史我不能详述。就在那时，克劳莱卖出了军官的职位，离开了禁卫队。我们与他重逢的时候，唯有他名片上的上校军衔和他的胡子还沾有一点军官的气息。

我曾经说过，蓓基到达法国首都巴黎之后，不久就出入于上流社会。时髦的她出尽了风头，许多光复后的皇亲国戚都与她来往。在圣日尔曼郊外一带的贵族家庭里，她的地位十分稳固，甚至在灿烂豪华的新宫廷里，她也算得上是有身份的贵客。许多住在巴黎的英国时髦人也对她极尽巴结逢迎，这让他们的妻子大为不满，对她这个暴发户很是看不惯。蓓基就这么春风得意地过了好几个月，乐得简直有些飘飘然，渐渐地很有些瞧不起日常与丈夫相处的一群老实的年轻军官。

终日混在公爵夫人和宫廷贵妇们中间，克劳莱上校闷得直打呵欠。看着妻子天天晚上对着一大群公主屈膝行礼，他实在看不出来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好处。他又不懂法文，对于他们的俏皮话一句也听不明白。一起斗牌的那些老太婆，输了五法郎便大呼小叫，这让克劳莱上校甚为不屑。他宁可找些简单的消遣，过些简单的生活，于是不久，他就让蓓基独自出去做客，自己仍旧回到与他气味相投的朋友堆里来。

通常，说某位先生全无收入却能过得很舒服，无非就是说，这位没有收入来源的先生能够维持家庭的庞大开销，我们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事实上，“全无收入”的意思当然不包括那些“来路不明的收入”——对于各种赌博，像玩纸牌、掷骰子、打弹子，我们的朋友克劳莱上校无不擅长。尤其是打弹子。就像写字、击剑、吹德国笛子那样，打弹子不但需要天赋，而且需要不懈的研究和练习才能专精。克劳莱本来只是

偶尔为之，由于玩得非常出色，经过长期苦练，最后终于成了技术高明的打弹子专家，偶尔打一两次的人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他就像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面临的危险愈大，他就愈有制敌致胜之策。他总能急中生智，头脑又灵便，手法又精巧，别人根本赌不赢他。往往在赌博开始的时候，他的手运总是不好，所有的赌注都输了，然后忽然来几下子灵敏矫捷堪称出神入化的手法，把局势挽回过来，最终竟成了赢家。凡是知道他有这么一手的人，和他赌输赢时无不小心谨慎；对他赌博的本领不熟悉的人，看了之后无不惊奇万分。

他斗牌的本事也照样不同凡响。傍晚刚开赌的时候，他总是输钱，初次与他交手的人见他错误百出，都不免有些瞧不起他。可是，接连小输几次之后，他抖起精神，生了戒心，大家看得出他的牌风和刚才完全不同了；一场赌下来，他总能够打得对手服服帖帖。说真的，在他手里赢过钱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他赢钱的次数太多太多，以至于眼红的旁观者和输了钱的赌客提及此事就牢骚满腹。法国人曾经贬斥他们的常胜将军威灵顿公爵，说他之所以常胜，只不过是意外的运气而已；可是他们不得不承认，滑铁卢之战中的威灵顿公爵的确手段高明，否则是赢不了那最后一场比赛的。同样，在英国司令部，许多人风言风语，总说克劳莱上校耍弄一些骗人的把戏，才能常赢不输。当时，巴黎赌风极盛，弗拉斯加蒂和沙龙赌场等正式开放的公众赌场不计其数，可是，一般赌兴正在高涨的人总觉得公共赌场还不过瘾，一股子赌劲没处发泄，于是在私人家里公开聚赌。每到傍晚时分，克劳莱上校家里常常会安排有趣的小聚会，当然也少不了这种危险的娱乐。这件事让心地忠厚的克劳莱太太十分烦恼，每逢家里有客，她就唉声叹气地抱怨，谈起丈夫的好赌，她就伤心得不得了。她哀求所有的小伙子不要挨近骰子匣。有一次，来福枪联队的葛里恩输了很多钱，害得克劳莱太太哭了整整一夜——这是她的佣人事后讲出来的。据说克劳莱太太还跪地恳求丈夫

烧了债票，不要再去讨债。她丈夫当然不肯，赌债是非还不可的，匈牙利轻骑兵联队的勃拉克斯顿和德国汉诺威骑兵联队里的本特伯爵也赢了他很多钱呢！倒霉的葛里恩过些日子再还钱当然是可以的，至于说烧毁债票，那怎么行？简直是孩子气！

经常到他们家去拜访的大多数是年轻军官，这些小伙子喜欢追随在克劳莱太太身边。每次去拜访，他们多少总得在他家的牌桌上留下些钱，告别的时候都是败兴而返。渐渐地，克劳莱太太一家的声名便越来越不好，没有经验的新手时常被老手们警告，说这其中危险太大。当时驻扎在巴黎的步兵第××联队的奥多上校就曾劝告过手下的斯卜内中尉。有一次，步兵上校夫妇在巴黎饭店吃饭时巧遇克劳莱上校夫妇，双方就气势汹汹地大吵大闹起来。两位太太不甘于袖手旁观，奥多太太冲着蓓基的脸打响指，说她的丈夫“简直是个骗子”。克劳莱上校怒不可遏，要与奥多上校决斗。等到他把“打死马克上尉”的手枪准备停当时，消息却已传到总司令那里。结果，克劳莱上校被传去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训斥，决斗就此不了了之。蓓基向德夫特将军下跪求情，克劳莱才没有被调回英国去。此后他几个星期都不敢再赌，最多与邻居小玩一把。

经过了这些挫折之后，蓓基觉得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虽然罗登手法高明，赌起来百战百胜，他们差不多什么账都不付。可是照这样下去，手头的那点儿钱总有一天会一文不剩。她常常说：“亲爱的，赌博不能算正经的收入，只能贴补不足。总有一天，那些人赌厌了，咱们怎么办呢？”罗登也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他已经发现男士们在他家里吃过几次晚餐之后，就不乐意再赌钱了；虽然蓓基依然光彩照人，他们却不愿常来了。

他们在巴黎的日子过得既舒服又有趣，可是蓓基明白，这种苟且偷安的过法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她决定，一有机会就回英国，在本国替罗登打天下——在英国谋个出身，或者在殖民地上找个差使。第一步，她让罗登先出卖军官的职

位，只留下一半薪水，不再继续担任德夫特将军的副官。蓓基开始不分场合地嘲笑那位将军，嘲笑他率军进驻巴黎时骑的那匹马，嘲笑他的假牙，还有他的绑腰带。她重点嘲讽他的荒谬，嘲笑他自以为自己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自以为凡是主动接近他的女人个个都在暗恋他。以她俏皮的谈吐，总是寥寥数语就把他讥刺得体无完肤。如今，德夫特将军另有新欢，频频向军需处布伦特先生的妻子献殷勤。鲜花、首饰、饭店里的酒筵、歌剧院的包厢，一一捧来给这位凸脑门的太太享用。每一个晚上，可怜的德夫特太太只能陪着女儿们呆在家里，日子过得与从前一样的寂寥和苦闷。她明明知道，在戏院里，自己的丈夫洒了香水，卷了头发和胡子，站在布伦特太太的座椅背后正在讨好她。蓓基当然不会在乎这些，因为有十几个拜倒在她裙下的人争相顶替将军的位置。可是她早已厌倦了这种懒散的应酬生活，坐包厢听戏和上馆子吃饭更是让她腻烦；她觉得夜夜笙歌实在没有多大意思，鲜花不能当饭吃，更不能靠镂空手帕、羊皮手套那些小玩艺过日子，还是要有些资产才靠得住。

恰在这个时候，上校在巴黎的债主们得到一个令人又喜又忧的消息，说是他的姑母、很有些钱的克劳莱小姐已经病危，偌大的一份遗产就要传到他的手里。克劳莱上校必须立即赶回伦敦去送终，别人以为他会先动身到加莱，然后再向杜佛尔进发；不料他却在敦克尔刻转乘邮车去了布鲁塞尔。原来，克劳莱上校在伦敦比在巴黎欠下的债务更多，对于他来说，布鲁塞尔这座比利时的小城当然要比那吵吵闹闹的两个大首都更安逸一些。

没过几天，留在法国的克劳莱太太给自己和儿子定做了全套的丧服。她说姑妈已经死了，上校正在伦敦忙着办理继承遗产的手续。从今往后，克劳莱太太再也不必继续住在底层和二楼之间的那几间小房子里，她当然住得起二楼的正房了。她还与旅馆的主人兴高采烈地争论该挂什么帘子，该铺什么地毯。她又提出要借用一辆马车回去奔丧，她的儿子和

法国女佣人跟她一起动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差没有结账，她又特别嘱咐旅馆的主人留心照看她留下的箱子。想到这位妩媚迷人的太太和她丈夫不久就会回来，那两个好人——旅馆主人夫妇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为她送行，然后把旅馆里最好的房间收拾整齐，并把她留下的箱子仔仔细细地锁好。可惜的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箱子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听说克劳莱太太已经离开了法国，德夫特将军气得火冒三丈；布伦特太太也就因此生了将军的气，斯卜内中尉为此难受得要命。

在去比利时首都与丈夫相会之前，蓓基安排法国女佣人带着儿子留在欧洲大陆，自己则先回了一趟英国。分手的时候，蓓基和小罗登双方都没有那种恋恋不舍的感觉。这得感谢法国的妈妈们给蓓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这孩子自从出世以来，就被寄养在巴黎近郊的村子里，根本就很少与她在了一起。小罗登与一大群穿木屐的奶哥奶弟一起住在奶妈家里，日子过得相当快乐。克劳莱上校常常骑着马到村子里去，看见儿子脸色红润，偎在他奶妈（就是那花匠的妻子）旁边正在做泥饼子，浑身肮脏不堪却还高兴得大呼小叫，心里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做父亲的自豪与得意。蓓基则不太乐意去看望她的儿子，起因是有一次孩子弄脏了她那件浅灰色的新外套。小罗登同样是宁要奶妈也不要妈妈，因为他的奶妈总是像生身母亲似的疼他，以至于他在离开奶妈的时候扯起嗓子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蓓基哄他说第二天就让他回奶妈那儿去，他这才停止了哭啼。奶妈也以为孩子很快就会送回来，痴心地等待了好多天，倘若她知道从此再也不能相见，当初告别的时候真不知道该有多伤心。

那位一直为克劳莱一家提供食宿的旅馆老板在他们离开法国好几个星期以后才发现自己损失惨重。起初他还蒙在鼓里，后来，成衣铺的莫拉布太太有好几次拿着衣服账单来找克劳莱太太，皇宫街金球珠宝店里的蒂拉洛先生也跑了六七

趟，来打听那位向他买手表和镯子的漂亮太太究竟什么时候才回来，旅馆老板这才恍然大悟。克劳莱一家走得太匆忙，哪里还记得这些无关紧要的账目？花匠妻子的工钱当然也欠着，这位可怜的奶妈对小罗登十分疼爱，把他养得结结实实的，也只拿到最初六个月的工钱。旅馆老板从此开始痛恨英国，一直到死，只要提起英国人他便报以最狠毒的咒骂。他向住进他旅馆里的每一个客人打听克劳莱上校老爷的下落。“他的太太个子矮小，外表很文雅，”他总是这样说，“唉，先生，她骗了我很多钱，害得我好苦！”讲到那次倒霉的事件，他的声音极其凄惨，叫人听了觉得无比难受。

有一帮胆大妄为的英国流氓，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混进欧洲各大都市去招摇撞骗的。我们的这两位朋友，应该算是那第一批骗子里面的代表人物。在三十年前的一八一七年、一八一八年，欧洲大陆的人对日子过得殷实富足的英国人非常尊敬。只要你是来自英国的大爷，坐着自备马车四处游览，爱欠多少账都随你的便。那时的英国人还没有学会讨价还价，从不与人斤斤计较；那时，既有钱又讲道德的英国先生们从来不会骗人，只会上当。到如今，欧洲差不多所有的大城市都被英国的流氓所盘踞。无论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哪一个城市，都有我们高贵的同胞，一看就是从英国来的——他们态度骄横，走起路来那点架子摆得恰到好处。他们用假支票到老实本分的银行家那儿去骗钱，租马车买首饰从不付账，欺骗旅馆老板，做好了圈套与过路人斗牌赢他们的钱，甚至于还到公共图书馆去偷书。

蓓基回到伦敦，立即与丈夫的一大群债主展开谈判。她答应偿还她丈夫所欠的每镑债务中的九便士到一先令，前提是他们必须允许她的丈夫回国。首先，她让债主们明白她丈夫名下只有这些钱，能够拿出来还债的也只有这么多；其次，她让债主们相信，如果债务不能就此了结，克劳莱上校唯一的选择就是永远住在欧洲大陆，一辈子不回国；第三，她向债主们证明，克劳莱上校的确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筹款之策，他

们所能收回的数额决不可能超过她给出的这个数目。至于她采取什么方法来进行这种棘手的交涉，在此不便细说。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上校的债主们一致同意接受她的建议，她用了一千五百镑现款就偿清了全部债务，实际上这只是债务总额的十分之一。

克劳莱太太连律师都没有请，她只是让代表债主的几位律师自己去处理。她说得很正确，这件事的确非常简单，愿意不愿意都随他们的便。上校的两大主要债权人代表——红狮广场戴维斯先生的代表路易丝律师、库尔斯克街马纳瑟先生的代表莫斯律师一致恭维上校太太办事精明，连吃法律饭的专业人士都比不上她。

受到这样的褒扬与奉承，蓓基完全没有喜形于色。她买来一瓶雪利酒和一个面包布丁，在她那间专门租来用于处理债务的、狭小肮脏的客房里款待对手的两位律师，告别的时候还非常客气地跟他们握手。接下来她立刻动身奔赴大陆，向罗登报告他已经重获自由的好消息。至于小罗登，在母亲离开的这些日子里，那个年轻的法国女佣人叶尼薇爱芙总是与加莱军营里的一个士兵混在一起，哪里会把小罗登当一回事呢？有一次，被她丢在加莱海滩上的小罗登差点儿没有淹死。

克劳莱上校夫妇就这样荣归伦敦，在梅菲尔的古森大街上住下来，那里才真正是他们施展本领的舞台。没有收入却能过上好日子的人，非得有这种能耐不可。